

# 沉默的冰山

唐栋作品集

第一卷 中篇小说

花城出版社

唐栋作品集

第一卷 中篇小说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沉默的冰山

唐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栋作品集·第一卷,中篇小说/唐栋著.-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0.11

ISBN 7-5360-3387-7

I. 唐... II. 唐... III. ①唐栋-选集②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211 号

## 唐栋作品集 (第一卷·中篇小说)

唐 栋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广东南海市叠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300,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387-7/I.2810

(共六卷) 定价:1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唐 栋 摄于1971年

太阳出来了，金灿灿的晨曦去了裹在冰山身上的雾纱，使他露出了强健而又洁白的肌肤。放眼望去，那<sup>们</sup>仿佛置身于雪海孤岛，四周到处是冰的波涛。在那高耸的冰山顶端，闪耀着一片奇异的蔚蓝色的光带，那是凝结了千年的坚厚而又洁净的冰岩裂出的纹痕，看上去耀耀夺目，美丽异常，多像是一片澄色的宝石群……我想起了自己前不久写的一句诗：“做一位小小的雪花吧，融化时，让血液流进大地……”你，不就是这样的一位雪花吗？悄悄地化着，把血液泡进冰山。然而，这细小的血液，便是看似沉默、实则蕴藏着无限激情的冰山的结构粒子，那绚烂的“蓝宝石之光”，便是你生命的反映。

你穿着靴子，在通往哨卡的路上跋涉着。渐渐地，你的身影化进冰雪的世界里去了……

# 伸向天空的土地

(代序)

周政保

唐栋对于中国小说界是有贡献的。他的《兵车行》、他的《雪线》、《雪岛》、《雪神》、《沉默的冰山》、《野性的冰山》、《愤怒的冰山》等“冰山系列”小说，不仅开创了我国西部“冰山文学”的先河，而且以他的艺术创造性——他的情感、他的思考、他的情节与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神奇的、难以为人所知的世界。这是一个从塔里木盆地通向天空的世界，一个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青藏西部高原组成的无比浩瀚的崇山峻岭的家族，一个并非幻想的冰与雪的领域，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地球的屋脊。

当然，唐栋小说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些作品向人们展

现了这块土地的严肃冷峻的表情，或者是它崇高博大、充满威慑力量的自然神态，而是在于（或主要在于）这些别具一格的小说为整个社会、乃至后代理解“喀喇昆仑精神”提供了可能。也许，读者会在这暴风雪肆虐纵恶的原始蛮力面前感到一种神秘，一种强迫自己承认渺小但又无法抗拒的威胁的存在。但当我们看到——从小说中，从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走出这么多的人物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一种欣慰，一种崇高的心理力量的涌起，一种被感染、被激发、被点燃灵魂火焰的沉重思情的冲击。那个《雪线》中的诚实憨厚可爱的汪哈哈，那个《雪岛》中的自称是“雪岛”的士兵，那个《雪神》中的司机刘汉洲，那个《沉默的冰山》中的老兵杨福，那个《野性的冰山》中的班长张安，那个《愤怒的冰山》中的军人妻子李秋凡……我想都是那“雪线”与“冰山”上的“雪神”。但他们都没有被神化，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活跃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生命——生命似火，生命似雪，生命如冰山，生命如昆仑一棵草，生命如寂寞的哨卡，生命如暴风雪中的庄严车队，也正是这些生命，才真正构成了唐栋笔下的冷酷而又充满了温情的自然的与人的世界。

唐栋不是那种一览无余地抒写粗犷与剽悍的作家，从《兵车行》开始，他的这些以冰山军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就于严峻与冰寒之中升腾起了一种人性人情的美，一种以真诚陶冶情性的美，一种对于喧嚣骚动的现代世界大有裨益的美。这种美不是从神山圣海中产生的，而是从经历了困苦考验的人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但唐栋也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作家，在他的那些充满温情的冰山生活的描写中，人们也可以十分自然地感受到一种阳刚之气的存在——那就是他的人物的进取品格、搏击气概与不屈不挠精神，那就是他的作品中所流淌

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与渴望生活的热情。如果要以当代性来衡量这些作品，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唐栋小说的当代性是充分的、丰厚的。

凡是跋涉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青藏西部高原、乃至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的为数不多的作家，都具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那里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这的确是一条通向苍穹的、曾使大批驼队倒毙的道路。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叶城出发，阿卡子大坂，赛里亚克大坂，黑卡大坂，康西瓦大坂，奇台大坂，界山大坂，索玛大坂，多玛大坂，拉梅拉大坂（如果你要去扎达，那还有不少覆盖着积雪的大坂）……当然其中还有那些似山的海洋中的船舶的兵站，库地，麻扎，三十里营房，康西瓦，甜水海，铁龙滩，空岔口，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哨卡……但人们却可以在这块人迹罕见的土地倾听到宇宙的歌唱，倾听到人类生存的庄严而又艰难的气息与声响。由于它的严酷、它的无情、它的真实，也就把人的生命——无论作为人的优越性还是作为人的脆弱性，它的伟大与渺小，都推到了一个无法夸张、无法掩饰、无法伪装、无法自欺欺人、无法以种种虚假装点人生的境地。这是一个冰雪的世界，但也是一个最炎热最滚烫的烈火熊熊的熔炉。而这里的旷芜荒凉，这里的自然伟力，这里的冰与雪，这里的严重缺氧，这里的也许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那种崇山奔驰的奇景壮观，也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人类的孤独，一种人生延续的艰巨，一种由人与自然的永恒相处中滋生的崇高与忧患，一种不搏击不进取就等于自我毁灭的彻悟，一种自地球而扩展到宇宙的宏阔玄冥的意识的升腾……这块土地可能恩赐给作家的东西是无比丰富的，就看作家是否具备那样一种眼光，一种真正属于作家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唐栋的“冰山系列”小说所体现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唐栋还有着更广阔的前景。因为作家的创作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生活体验，而体验是具有无限扩大与深化的可能性的——只要你不离开你所熟悉与了解的土地，而且越扎越深，那生活的发现——其中的因素将会不断涌现，将会截获更多的关于人、人生与人类生活的信息。

以上为序，不知是否恰当？

冬夜匆匆于天山北麓

# 目 录

伸向天空的土地(代序).....	周政保 (1)
雪线 .....	(1)
雪岛 .....	(85)
雪神 .....	(122)
沉默的冰山 .....	(221)
野性的冰山 .....	(265)
愤怒的冰山 .....	(373)

# 雪 线

## ——一个士兵的故事

### 第一章



汪哈哈换哨下来，没有径直回营房去，而是踩着深深的积雪，往哨楼北侧的山凹里去了。

这是个秘密行动。昨天早晨，他在哨楼上用望远镜发现山坳的雪地上有几行兔子留下的蹄印，便下了套子在那里。他从

小就从一个叔叔那里学会了做这种事，用细铁丝绾个套，固定在兔子的必经路线上，只要它一挂住，就别想跑掉！

啊，野兔，只要能套住野兔……

汪哈哈艰难地走着，半自动步枪的枪刺在雪地里闪着亮光。在这空旷的山野，他陡然感到自己成了一名老兵。哦，老兵，你够得上吗？掰起指头算算，连毛带皮才三百二十七天的军龄！嗨，什么都是新的好，比如米是新的好吃，衣服是新的好看，娘子也是新的漂亮，惟独这兵，新了窝囊、没劲，好像矮着人一截子。不过，在他这不长不短的新兵生涯中，确实也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热烈欢迎新战友！”

那天，一班的全体战友在宿舍里隆重地列队欢迎他，欢迎的最高形式，是每人手里捧着一棵长着绿缨的青萝卜。

在这连生命力极强的红柳都无法生存的永冻层地带，是养不了任何花卉的。战士们不甘寂寞，就把青萝卜一切两半，在根底剜个坑，灌上水，挂在窗前，不久就能生出淡绿色的叶子，战士们叫它“倒挂青莲”，还经常举办“青莲大赛”呢！

一个叫匡小龙的战士从人后挤到了前面，他拿的那棵萝卜最丑，蔫不拉叽的，只有两片又小又黄的叶芽，看上去活像一只秃老鸷。汪哈哈心里咯噔一跳：这家伙，又要使什么歪点子了？

就在两小时之前，汪哈哈已经遭了他一次戏弄。那是一班正在搞“三五弹”活动——就是课余时间的投弹训练，三下，五下，随随便便。可那投的是什么弹呀？还老兵呢，才甩出去那么远，汪哈哈看不上，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投过他们。小时候，他就经常跟伙伴们比赛投石块，每次都是他最远。他悄悄地绕到草垛背后，能一石块把柳树枝上的麻雀击落下来。谁家

的拐枣熟了，他躲在竹林子里一石块扔上去，能打下一大片。

他在一旁看着看着，心里痒痒了，不由得蹭了过去。

“喂，新兵蛋子来了！”

匡小龙打了声口哨，走到他跟前把手一摆：“欢迎阁下光临指导。来，表演一个！”说着，把一枚木柄手榴弹递给了他。

“向老同志学习，嘿嘿……”

汪哈哈憨笑着，照老兵的样儿活动了几下胳膊，就拉开架势用力投了出去。“嗖——咚”手榴弹才落在前面十三四米远的地方。

“高，完全符合自杀要求！”匡小龙竖起大拇指叫道。

汪哈哈涨红了脸，虽然还是一副憨笑的样儿，可心里羞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他解着棉衣扣子还要再投，班长拦住了他：“算了，你刚来，还不适应，小心弄伤了胳膊。哎，叫什么名字？”

“哈……哈哈。”

“哈哈？大名还是小名？”

“大小就这一个名儿。”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搓弄着衣角说，“我妈生下我那天，赶巧中国爆成了头一颗原子弹，我爸爸说中国人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笑个够，就给我取了个名儿叫……哈哈。”

大家又笑了起来，匡小龙还故意笑出一长串有节奏的“哈哈”声，臊得汪哈哈一扭头，跑开了……

倒霉不？偏偏把他分到了匡小龙这个班！

匡小龙朝汪哈哈得意地晃动着手里的蔫萝卜，说：“我，作为一班之长……”

什么？他是班长？汪哈哈愣了。据知，班长是被他有意识挡在身后的那个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黑脸瘦个儿呀！

“……一班之长的不受器重的三流士兵，”匡小龙在停顿之后接着说（原来这家伙在卖关子），“特受权告知你：凡是调入喀喇昆仑 5700 哨卡第一班的战士，按‘班规’必须首先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养一棵‘倒挂青莲’，喏，就这样的，这个可以由我来教你。第二，为了做到相互了解和表明你对我们的战斗友谊和忠诚，必须毫无保留地向大家公开你的一切个人秘密，具体点说，就是拿出你女朋友的相片，让大家欣赏欣赏！”

大伙儿哄地爆发出一阵笑声，把汪哈哈闹了个大红脸，他连忙摇头摆手地结巴着说：

“没……没有，我没有女……女朋友。”

“你要这样不自觉，我可就动手了！”

匡小龙放下蔫萝卜，把衣袖往上一捋。他之所以敢在汪哈哈面前这么气盛，就因为他是老兵，其实他也不过比汪哈哈早一年穿军装，可是在连队，兵老一年压死人呐！

“好，你搜吧！”汪哈哈反倒不怕了，把身子往前一挺。

匡小龙干这种事显得很有经验，他并不去摸汪哈哈的衣兜，却一把抓过哈哈的挎包，飞快地从里面抽出本茉莉色的小影集。大家跳着，叫着，兴奋地把匡小龙围在中间。

汪哈哈急了，扑上去就夺：“别打开！给我，给我……”

“不行！”匡小龙紧紧抱住影集，“谁也不能例外！”

“我就是不让！”

“我就是要看！”

两人各拽住影集的一头，扯锯似的夺着。其他人一看情况不好，马上由凑热闹变成了劝架，可是谁也劝不住，还是班长吼了一声，他们才静下来了。

班长叫关长顺，是个已有五年军龄的老兵了。他看上去很老相，加上少言寡语，办事稳重，在班上给人高出一辈的感

觉，其实他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由于长年的高寒缺氧和强烈紫外线照射，他的脸膛变成了紫红色，因而有“关公”之称。

关长顺拍拍匡小龙的肩膀：“算了吧小龙，把影集给哈哈。”

匡小龙把影集狠狠往床上一摔，哼了一声，扭头走出了宿舍。汪哈哈扑倒在床上把影集压在身下，呜呜咽咽地哭了。

“哭什么，哈哈。”关长顺坐在他身边，像个婆婆似的劝道，“大家这是跟你逗着玩呢。在山上，白天看冰峰，晚上看星星，抬头低头总是这么几个人，大家待久了寂寞得慌，就想点子取乐。其实没啥，就是想热闹热闹。给，你看看我的，别笑话，能挣‘六百个工分’。”

关长顺说着把自己未婚妻的彩照亮给了汪哈哈，汪哈哈抬起泪眼，模模糊糊地看见了涂得粉红、大得像磨盘一样的脸蛋。接着其他人也都把自己女朋友的照片拿了出来：

“哈哈，看我的，够及格吧？”

“你瞧我这位，就是眼皮不双。”

“我的这位怎么样？‘永久牌’的！”……

汪哈哈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他摸着自己的影集，像是要打开，可到底又没能……

是啊，他的这本影集，怎么能随便给人看呢？……



赶到山坳时，汪哈哈已经满头大汗。可是套子呢？不见了，的的确确不见了。是记错了地方吗？他一挪脚，不防脚下—绊，倒了，他从雪窝拔出腿一看，右脚掌上套着一只铁丝套。原来，风雪把套子埋住了，兔子的脚印也消失了，这地方

野兔本来就少，加之天寒雪猛，仅有的兔子都逃奔到下面去了。

汪哈哈抽出铁丝套狠狠地摔向远处，一屁股坐在雪窝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怎么办呢？想一想，这山野还有什么可供捕获？野猪？没有，这儿连家猪都养不活。听说连里曾经往哨卡上引过三次生猪，每次都超不过一个星期就因吃不饱氧气而闷死了；野鸽子？也没有。天气最好的时候，哨卡上偶尔飞来几只黑乌鸦，而且老是那么几只，战士们都给它们起上名字了，什么“乖乖”、“菲菲”、“巧巧”……跟圣鸟一样，谁敢动一根毫毛？要不，有一些蚂蚁也好啊，现代科学证明，蚂蚁的蛋白质极高，非洲一些地区的人不就喜欢把蚂蚁拿油炸了吃吗？可是，这儿没有！

这神圣却又近似残酷的喀喇昆仑山啊，你难道就不能给汪哈哈一点满足吗？……

那上卡后的第一个夜晚，汪哈哈一直似睡非睡，朦朦胧胧；他老觉得胸口塞着块什么东西，像要被闷死似的。哦，在家时听老人们说过，“当兵吃粮”，可自己当的这份兵，难的却是吃“气”，这滋味真是不好受呀！

光不好受倒也罢了，还有不好看的呢！那天早晨一起床，竟发现褥单中间湿了洗脸盆那么大一团。

“汪哈哈尿床了！”多丢人哪，大小伙子、堂堂边防军战士，竟然……

这回可叫匡小龙得意了，他边系衣扣边怪声怪气地说：“啊，我们班出了个绘制地图的专家，往后巡逻就不愁没人绘图啦！”

“小龙！”关长顺喝住他，把其他围在床前看稀奇的人也赶



开了。

汪哈哈低着头，又羞臊，又委屈。关长顺以安慰为目的，胡乱解释着说：“没关系，哈哈，尿床也是一种生理现象嘛，也就是……新陈代谢。来，把褥单烤烤，趁着火旺。”

两人拉直褥单在火炉上烤着，褥单上立即蒸发起一团水气。匡小龙喊了声：“空气污染！”捂着鼻嘴一个蹦子蹿到了宿舍外。不一会，他又进来了，不知从外班谁那儿借了副防毒面具戴着，活像个猪八戒。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汪哈哈的褥单中间又湿了一大片，这问题可就严重了。匡小龙郑重其事地向关长顺报告说：“兹建议立即成立防洪指挥部，以防汪哈哈带来的水灾！”

汪哈哈气得真想扑上去咬匡小龙一口。突然，他像明白了什么，大步冲到匡小龙跟前说：“我知道了，是你搞的鬼，你在我床上倒了水！”

“什么什么？我把水……啊哈哈……”

“别装蒜，你这个……”

汪哈哈几乎要骂人了，匡小龙也倏地沉下脸来。关长顺上去把匡小龙拨开，警告说：“你往后再要这样欺负汪哈哈，我叫全班人一齐动手把你扔到雪窝里去！”

匡小龙还想申辩几句，这时连长朱天泰和指导员费玉明进来了。消息真快！

连长朱天泰用灰濛濛的、充满血丝的眼睛（这是常年待在山上的人所特有的标记），看着汪哈哈的床铺。指导员费玉明则用冷嗖嗖的目光注视着汪哈哈的脸，像是在审度一个嫌疑犯。

这个指导员是刚调来的，看上去比连长大着几岁，举止言行、神态气度都处处显示出他是这个哨卡的最高权威。汪哈哈